

成长记录

看着学校教研组里“组织省级名师工作室成员参加研修活动”的通知,作为非“入室弟子”,我在由衷羡慕的同时,脑海中不断浮现过往靠“蹭课”缓解专业成长渴求的无奈、酸涩与执着……

我的“蹭课史”,要从学生时代说起。读师范时,我选修了美术。那时我们常做临摹或写生练习,美术老师会在画室里巡视指导。每次老师走到身边,内向的我都紧张得大汗淋漓,在这样的状态下,老师的讲解自然听不进多少。好在老师有个贴心的主张:画不下去时,就到同学身边转转,受了启发再接着画。正是这个建议让我惊讶地发现,自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站立一旁,看着老师对着实物或画册细细分析,看着同学在老师指导下调整构图、修改笔触……听完看完,再回到自己的画前,我总能看到问题所在,顺着老师讲的方法调整。

慢慢地,我摸索出独属于自己的学习方式——旁听。事实证明,这招格外有效。毕业前夕,美术老师特意组织我和另外5位男同学举办校园画展,画展在当时颇受关注。

如果说学生时代的旁听是无意识的“蹭课”,那么工作后,我便开始了有意识的“蹭课”。

那时我在广东一所民办学校任教,学校曾组织教师到邻近的公办学校观摩特级教师于永正的示范课。于老师的语文课像有魔力一般,让我彻底沉醉。如今具体的教学内容已记不太清,只记得那堂课讲的是《第一次抱母亲》。于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润物无声,声情并茂的朗诵直击人心。那堂课,彻底改变了我对语文教学的认知。后来,于老师的《教诲漫记》成了我的案头书,每次读都有新感悟。

我特意找机会和该校语文科组长交换了QQ与电话号码,拜托他有教研活动务必通知我。从此,只要收到消息,我就立刻调课赶过去,蹭于老师给他们做的定期培训。这一蹭,就是整整5年,我的教学能力也在这段时间里飞速成长。

后来我执教《玩具柜台前的孩子》,让听课的高校专家热泪盈眶;执

成长记录

教《浅水洼里的小鱼》,也收获了市教研员的好评……我对语文教学越来越着迷。这时我才明白,自己蹭到的不只是教学技巧,更蹭出了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热情。

再后来,我转到一所公办学校代课。选择这里,一是方便照顾孩子,二是因为学校有一位语文学科市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。可到岗好几周,我都没能与这位名师搭上路。转机出现在一次校级公开课上。课后,前排的老师都没离开,我也跟着留了下来。没过多久,这群老师跟着一位“领导模样”的人走向一间办公室。当时我到岗时间短,一门心思扑在熟悉新环境、适应新班级上,既没功夫了解学校的场室分布,也不认识年级组以外的老师。我跟着陌生的人群往里走,心里满是疑惑:其他年级组的老师怎么没来?接下来要开展什么活动?

走着走着,队伍在一排办公桌前停了下来。“领导”示意大家坐下,老师们立刻七嘴八舌地打起招呼。直到这时我才反应过来,这位“领导”正是吸引我来这儿代课的那位名师。我有些尴尬地走上前,向名师问好并说明情况,最后小声问:“我能不能留在这儿,等老师们把课评完再走?”名师笑容可掬,格外亲和:“坐下吧,咱们一起随便聊聊。”

我强作镇定地坐下,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发言声、讨论声,夹杂着键盘的敲击声,成了这次“蹭课”最深刻的记忆。也是这次经历,让我知道教师专业成长还有“名师工作室”这样的路径,加入其中就能常观好课、常听“高端”评课议课。我既兴奋又失落,越发羡慕那些“入室弟子”,也格外渴望能成为其中一员。后来听说名师工作室招新,我立刻投了简历,可最终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

在这所学校代课期间,我又有了一次难忘的“蹭课”经历。那年5月,以前的同事告诉我,市体育馆举办教研活动,问我要不要一起去。我当即动了心,周六一大早就急匆匆往体育馆赶。等人入场人群渐渐散去、活动即将开始时,我鼓起勇气走到检票处,谎称票丢了,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明。我软磨硬泡,可市场化运作的教研活动不可能为我开这个口子。

就在我准备离开时,突然看到相熟的陈老师。她看出了我的窘迫,问清缘由后笑着说:“我们学校有老师临时来不了,多出来一张票,你跟我们坐一块儿吧。”就这样,我攥着这张“入场券”,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中。

上午活动快结束时,陈老师又给了我一个惊喜:“我还有同事来不了,这张票也给你。”那次活动,靠着陈老

师的帮助,我足足蹭了一天半的课。就在现场,我见到了王崧舟老师,听了他主讲的《去年的树》。课堂高潮处,王老师的引读让我兴奋不已。那次,我知道了“诗意语文”,知道了江浙的诸多名师。从那以后,我养成了“追名师”的习惯,后来换工作,“学校是否有语文名师”成了我的首要考量,我太期待加入一个专业的语文研究团队了。

没有合适的“蹭课”机会时,我就自己想办法,支玉恒、贾志敏、窦桂梅、薛瑞萍等名师的课例和著作一一找来钻研。从光碟到书籍,我在跌跌撞撞的摸索中慢慢养成了读纸质书的习惯,开启了“野蛮生长”的历程。蹭课,为我蹭出了一片广阔的学习天地。

后来,我还蹭过书法名师工作室的活动。我在他们的活动中做接待工作,顺便旁听。再往后,随着信息渠道变广、购票方式便捷,加上知识付费时代的来临,我“蹭课”的次数渐渐少了,更多时候会主动付费学习。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,让张祖庆、魏智渊、李竹平等名师的课例和讲座触手可及,足不出户就能听课,那种幸福感难以言表。

不过,只要有“蹭课”的机会,我依然不愿错过。一次为了准备诗词讲解比赛,我特意去广州拜访一位吟诵协会负责人,恰好赶上他们周日有会议和讲座。我和先生特意留下来住了一晚,第二天全程“端茶递水”,也全程旁听。就是这次经历,让我接触到了古典诗词吟诵。

我第一次真切认识到古典诗词吟诵、吟唱的文化价值,也明白了在古诗文教学中适当融入“吟诵”的重要性。这次“蹭课”还为我后续参加学习埋下了伏笔,今年暑假,我参加了广州市黄埔区组织的吟诵教学培训。

再次看着学校教研组的名师工作室教研训通知,我不禁想象着自己悄悄蹭进去,从头到尾如饥似渴地学习5天,像一块海绵、一片干渴的土地,痛快地吮吸着久违的甘露。

这蹭课的滋味……
(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虎英小学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师生之间

初次接手这个班级时,关于何同学的传闻不绝于耳:书包里常有文具刀、小铁棍等;课堂上有时席地而坐,有时躺到桌子上,有时站在凳子上,随意进出教室;稍加管教就紧握双拳、肌肉紧绷、呼吸急促、满口粗言。查阅资料后,我了解到这是典型的皮肤饥渴症,多源于婴幼儿时期缺乏安全感。

原来,何同学幼儿园时期便离开母亲和家乡广西,随父亲到了武夷山。父亲为了生计早出晚归,年迈的爷爷奶奶虽然很爱他,但也无法弥补父母关爱的缺失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,逐渐长成了一只随时准备竖起尖刺的小刺猬。

找到症结后,我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肢体接触建立信任——谈话前轻拍肩膀,交流时握住何同学的手。渐渐地,他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,能够安静地倾听。这个小小的进步让我看到了希望。

为了营造更包容的环境,我与任课教师逐一沟通,商量帮助何同学进步的方法。同时引导班上学生对何同学多一分宽容、多一分温暖、多一分友爱。渐渐地,班级形成了一种友善的氛围。

一个冬日的早晨,我在上《七律·长征》,提议大家踊跃进行朗读,这时不知道谁说了一句:“让何同学试试。”可平日里淘气的何同学居然有些不好意思,大家不约而同地为他鼓掌。他拿起课本认真地朗读了第一句,可因为紧张马上就读不下去了,很多学生笑了起来。我立即制止大家,这时一个男生举手告诉我:“彭老师,我们不是笑话他,只是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一本正经地朗诵,觉得新鲜。”多么纯真的童心呀,差点误会了孩子们,我建议大家再次鼓掌,何同学终于把一首诗朗读下来了。这是一次巨大的跨越,班上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,为何同学的进步喝彩。

何同学喜欢踢足球,还是校足球队队员,他曾经说过最大的心愿是爸爸能够去看他比赛,因为别的同学都有亲友团助威。通过何同学的爸爸沟通,我帮助他实现了心愿。那天他参加武夷山市小学生足球比赛,为他助威的不仅有爸爸、老师和同学,还有许多家长。何同学全场表现特别出色,激动与幸福写在脸上。

经过老师、同学和家长的持续努力,何同学感受到了被爱,行为习惯有了明显进步,能在课堂上安静地坐着上完一节课了。为了让何同学也体验爱他人的快乐,我利用周末带他参加公益活动。第一次参加活动时,每位志愿者都给了何同学一个大大的拥抱,他有些腼腆,也有些不自然,但他脸上的笑容告诉我,他感受到了大家的爱。我们去看望一位来自残疾家庭的小朋友,何同学用零花钱给小朋友买了礼物,他拿着气球跟小朋友玩耍嬉戏,简陋的屋子里瞬间充满了欢乐的笑声。

第二次带何同学参加的是一次义卖活动。初秋的周六,他穿着浅绿色上衣在路口等我,阳光下的他格外精神。我牵着他的手过马路,让他感受手心传递的温暖。在义卖活动准备现场,他抢着搬桌椅,像小大人一样让我干轻松的事。活动期间,他会向我报备去向,哪怕是去上厕所。活动结束后,主办方特意为何同学颁发志愿者证书,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。

如今,那个随时准备战斗的小刺猬已经收起了尖刺。虽然学业成绩不理想,但对何同学来说,能够平和地与他人相处已经是巨大的进步。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。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,我走在下班的路上,突然接到何同学电话:“彭老师,降温了,记得多穿点衣服。”听到他的温暖问候,我的眼睛朦胧了。

作为一线教师,我们会遇到不同的“何同学”,他们的成长让我深刻认识到:教育不是改造,而是唤醒;不是灌輸,而是点燃。每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,因为爱是化解一切坚冰的暖流!

(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武夷山市崇安小学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成长记录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,也是我第一次组织毕业典礼,还被这群可爱的学生要求唱歌,同时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总结。我有点不知所措,班长带头让大家给我鼓掌,他们知道老师又要开始紧张了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“第一次”里的笨拙与慌张,学生都看在眼里,却用包容记住了我的成长。其实,教育是一场“双向成长”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照亮学生,其实学生也在见证着我们从“新手”到“师者”的转变。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,但是我在跌撞里读懂了教育的温度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)

第一次“离别”:毕业礼上,学生说“老师,你当年比我们还紧张”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天,班长突然拿出我第一节课攒藏的教案(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捡走了),笑着说:“老师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当时手都在抖,但你蹲下来给我们讲题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你你是位好老师。”这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